田野拾荒记

子 禾

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远离生命中的那片家园，闻不到大地泥土的芳香，看不见秋收的场景，无法感受真正意义上的秋天。

秋天在哪里？在儿时的故乡，在田野拾荒的记忆里。田野拾荒，是伴随着秋收过后，到庄稼地里捡拾遗漏的粮食，颗粒归仓。民以食为天，爱惜粮食是种粮人的天性。小时候，春夏秋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除节日或有重体力活计外，均以食粥为主，每每端起饭碗，母亲都告诫我把粥吃净，直到我懂得了粮食的珍贵才不再唠叨。

我的家乡在辽西建昌县的一个小山村，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全村共有32户人家170多口人，250多亩地，有平地也有丘陵山地，赶上天旱年景，吃粮靠返销。一年到头，人们祈盼有个好收成。

中秋节前后，生产队社员忙着秋收，安排活计也有规律，先远后近，先建场院，后收庄稼。玉米是主要农作物，人们挥舞着镰刀，每人一次收割六七条垄，当放倒了秸秆，大地顿时开阔起来，接下来是掰玉米棒，一筐筐玉米，装上马车送回场院，剩下的秸秆还要等待时日再分给各家各户。这时，拾荒的日子到了，家家户户的半大孩子挎着筐，沿着玉米秸秆寻找玉米棒，方法是一看二踩三翻，目不转睛地盯着秸秆和每条垄沟，沿着秸秆的腰部一脚挨着一脚往前踩，一旦踩上硬邦邦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一根玉米棒。走着走着，不时要弯腰翻动一下厚厚的秸秆，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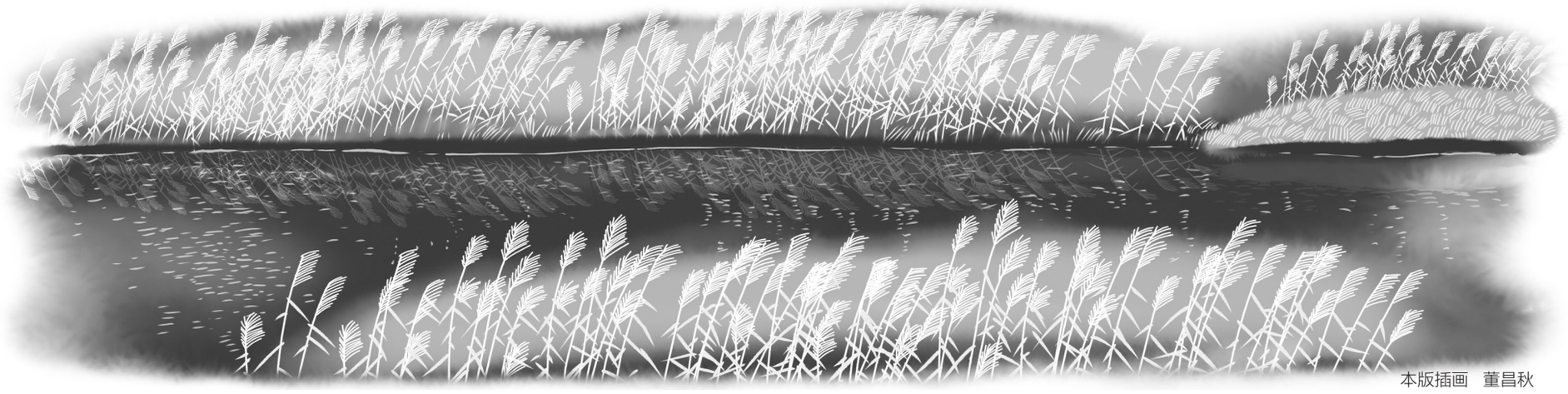
生产队后山坡地是栽培地瓜的地方。春天，整地打垄，高高的垄台上刨出一个个浅坑，浇上水，不等水全被土壤吸收，就将一株株地瓜苗抿在水坑里，培土，一垄垄地瓜苗整齐地长在那里。秋天收地瓜，须将覆盖在地上的地瓜秧子割掉移走，才可以刨地瓜。地瓜地拾荒得用铁锹，地瓜不易出净，也就给拾荒人留下了机会。地头地脑容易落下地瓜，那是地瓜秧被进山的人们踩掉了，可地瓜仍藏在地下等待拾荒者的到来。地形复杂的土坎垄台上也是容易落下地瓜的地方。一片二三十亩的地，拾荒的人用不了两天就能翻个遍。此时，不知是谁家的老母猪领着一群猪崽也来凑热闹“拾荒”，扎进土里一个劲儿地往前拱，好事的人将老母猪赶开，用铁锹挖开猪拱的地方，果然有半截地瓜。

村西头有一眼大井，大井旁水浇地种的是大豆，这可是全村最好的粮食品种了。记得当年1斤大豆5角线，和大米一个价。进入秋天，大豆日趋成熟，毛茸茸的绿叶渐渐发黄，黄叶落尽，微风拂过，一株株大豆的豆荚发出银铃般的声响。收割大豆，大抵选择在一个有露水的早晨，潮湿会使豆荚柔软有韧性不易炸裂，避免损失。边收割边运回场院，收割结束，拾荒随即开始。头两天，挎着筐捡豆枝豆荚，收割时堆放豆秸的地方往往捡到的多，偶尔还有没割干净的豆秸。捡到的东西一股脑地送回家中，放在洒满阳光的土炕上，晾晒后将黄澄澄的大豆一捧一捧地收进青色的泥瓦盆里。我坚持每天起早贪黑捡拾黄豆粒，盆里的黄豆日渐增多。“过几天，把捡来的黄豆送到集市上卖了，给孩子做件新衣裳吧。”听到父亲和母亲的对话，我窃喜。看到自己裤子膝盖上的两个大补丁，再看看盆中的黄豆，捡豆粒的劲头更足了。

几天后，可捡的东西少了，挎的筐换成了手持葫芦瓢。沿着垄沟，掉落的豆荚要捡，豆粒也要捡。早晨，豆粒因露水而膨大，下午又恢复了原样。天一天比一天冷，可捡的豆粒越来越少，捡豆粒的人也只剩下我自己了。我索性用起了家中的半升子(木制的圆柱形小容器)，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用今天的话说是地毯式捡豆粒。一次，我看一只灰白色的田鼠嘴里含着豆粒钻进小洞口，原来它也在拾荒，是在准备过冬的食物啊！捡豆粒的日子过得很快，秋风瑟瑟，每天傍晚直到看不清豆粒时，我才直起腰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临近村头，暮色中依稀看见一个身影站在我家门前。那是母亲在等我回家吃粥。我将最后一捧豆粒倒进盆中，盆子已经满满的了，足有30多斤。当我问起啥时候去集市卖黄豆换钱做新衣裳时，意想不到的是换来了父亲一顿胖揍。我越是嘴犟不服，父亲下手越重，最终是屁股被打肿了。母亲一把将我揽入怀中，眼泪扑簌簌掉落在我的脸颊上。这是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打我。第二天早晨，我从土炕上爬起来，拿起半升子走出家门，不知什么时候天空下起了雪，家园和大地一片苍茫。就这样，这一年的深秋过去了，拾荒的日子也过去了。

去年秋天，我回乡下老家，姐姐说起我当年田野拾荒的往事，问我还记得吗？我说记得。问我恨父亲吗？我说不恨。我想，当年田野拾荒不仅仅是生产生活的需要，更是生存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几十年过去，无论走到哪里，从事何种职业，我都会脚踏大地，沾满泥土。

今年国庆节长假期间，我骑着自行车去郊区农村寻觅秋天。农忙见不到几个人，机械化收割解放了大量劳动力，田野上已没有了拾荒人的身影。这，对于我似乎又失去了点什么……



本版插画 董昌秋

我与北方副刊的故事

书写北方的生动气韵

女 真

自2001年在《辽宁日报》北方副刊发表《安徽木匠》，承蒙张大威、许维萍、李海卉、姚雪痕四位编辑厚爱，我在这块园地已经发表小小说、散文随笔40余篇。

这些文字书写北方的生活与人：《安徽木匠》描写在沈阳从事装修业的安徽农民工；《遗落》记述去海南过冬的东北老人；《踏迹北大营旧址》看标题可知内容。这些文字是我在沈阳生活的见闻与记忆，是我对北方生活的理解与阐释。这些描写、阐释地域生活与文化的文字，不因为发表在地方性报纸副刊而被“埋没”，比如《遗落》发表后，被《小小说选刊》选载，又入选花城出版社《2017年中国小小说年选》；《踏迹北大营旧址》2026年9月17日发表，9月18日被《中国副刊》公众号转载。

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扎根地方、饱含地方独有的生动气韵，同时触及全人类共同的美感，这是我欣赏文学作品的标准之一，也是自己写作时的努力追求。诸多优秀东北作家的文字，把中国东北角的山川河流、历史人文、人间情感呈现给各地读者，让世界认识白山黑水，了解这方土地上人们的所思所想，我愿意向他们学习。

我探访大东北的名胜古迹，也穿街走巷感受人间烟火，在菜园的方寸之地亲自耕耘，以切身体会北纬42度的四季、节气，同时，在书海中留意前人留下的文字，在精彩纷呈的现实和通透优美的文字中汲取营养，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日积月累，再动笔时，那些看似平常的题材就会有深度、有厚度，有余味、有气韵。近些年，一些东北老人开启去南方过冬模式，《遗落》正是我仔细观察候鸟老人生活的结果；《踏迹北大营旧址》的灵感来自我对北大营旧址的两次探访，但真正的积累则来自我多年对抗战史实、抗战文化的关注。

报纸副刊版面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这种局限可能反而符合网络时代读者快速阅读的需求。《踏迹北大营旧址》初稿3000多字，几番精炼，最后控制到2000字。写长不易，写短也难。在精悍的篇幅里，最大限度描绘大自然的宏阔，写出人类历史的丰厚、现实生活的复杂与温暖，对写作者是挑战、是考验。

一条河，在黎明赶路

（组诗）

吉尚泉

六股河的编年史

风吹裂了河床，你用沿岸的水草
开路。而一个人，站在源头
像遗落的方言
成为桥梁，在时间的鹅卵石上
只有节气按部就班
依次在河面上
留下落叶和花朵

有人举着杯盏，装下虚拟的春天
后来，雪花坠落
小鸟的鸣唱
在河湾的涛声里，探头
如同旧账本，一页页
铺陈。只有河水迂回、向前
不肯回头

秋阳落在六股河上

在时间的斑马线上，我走过他乡和掌声
只有秋阳，依然
落在六股河上，让远方的村庄
找回走失的马队

河水驮着民谣，缓缓挪动
风一吹，岸边的芦苇就弯下腰
用单薄的影子
缝补时间

我沿着涛声向前，要完成一次
又一次跋涉。当它
隐没于灌木和雾霭
我会在灯火的城市里逡巡，像迷路的羔羊
等待主人的认领

飘雪的日子

飘雪的日子，六股河收起锋芒
让沿岸的村庄，睡个好觉
炊烟与雪花，会同时抵达。一口
纯正的乡音
也会推开木门：扫雪的父亲
还没有回来，他的
脚步
惊醒了山麓下的白杨林

孩子们从斜坡滑下，脚印凌乱
像散落的方言，吹旧了游子的棉衣
飘雪的日子，六股河为我指路
仿佛
散落的碎瓷片
一直在梦里荡漾

立冬话习俗

海上花开

立冬，在古代是个重要的节日。古人云：“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意味着秋收进入尾声，万物进入休眠，人们也开始为过冬作准备。

《礼记·月令》记载：“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反，赏死事，恤孤寡。”从周代开始，每逢立冬，天子便要亲自率领百官，前往北郊举行隆重的“迎冬”仪式，祭祀黑帝、玄冥两位冬日之神，祈求风调雨顺、国家安定。仪式结束后，天子还要抚恤为国捐躯的家属及孤寡，以顺“冬藏养民”之意。除了官方的仪式，民间也有祭祖、祈福的传统。立冬这天，家家都会备好丰盛的祭品，摆放在祖先牌位前，焚香祭拜，祈求身体健康、生活顺遂。

立冬过后，天气渐冷，穿暖成了古代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于是，便有了“立冬换冬衣”的习俗。它最早起源于先秦的“授衣”之礼。《诗经·豳风·七月》里便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陆游在《立冬日作》中也写过“方过授衣月，又遇始裘天”的诗句。后世朝廷多在立冬前后给百官和将士赐冬衣。民间的做法更贴近日常生活。立冬前后，人们翻出旧棉衣、夹袄，拆洗翻新，趁着天气晴朗，晾晾冬衣的潮气。家境好的人家，还会给老人孩子提前添置棉袄棉裤，为寒冷的冬天做好准备。有些地区，立冬这天，还会给远方的亲人寄衣服，或为去世的亲人烧纸衣，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立冬补冬，补嘴空。”“补冬”也是立冬的一项重要习俗。所谓“补冬”，就是在秋冬之际，通过饮食，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好准备。北方大部分地区，立冬都有吃饺子的习惯。因饺子形似耳朵，于是有了“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说法。南方则偏爱炖肉、煲汤，还有的地方会吃羊肉、鸡鸭等食物来进补。

立冬前后，北方民间还有一项重要习俗，囤菜、腌菜。北方的冬天寒冷漫长，大多蔬菜都无法生长。于是，人们便将秋末刚收获的白菜、萝卜、大葱等，囤积起来，作为整个冬季乃至来年开春的蔬菜来源。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小不一的菜窖，每到立冬，人们就忙着买菜、搬菜、码菜，干得热火朝天。民间还有“家有腌菜一缸，冬天心里不慌”的说法。家家都会腌渍些酸菜、萝卜、芥菜丝等，给冬日单调的餐桌添些滋味。我小的时候，冬天依然靠囤的菜度日。直到近些年，生活好了，家里才渐渐没有了这个习惯。

如今，许多习俗虽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古人顺应时节、提前准备、珍惜收获的生活态度，依然值得我们体会。

永远在路上

瞿杨生

有一个节日，它不为休息而设，不为欢聚而有。它像一条没有终点的长路，晨雾与星光、风尘与灯火，都沿着它沉默地铺展。11月8日，记者节，当文稿落版付印，当采访话筒缓缓放下，安静向前的，还是这条路，它延伸进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角落。

新闻不会因为节日而停下脚步，真相不会因为庆贺而推迟到来。那些藏在深山里的期盼，那些埋在喧嚣下的叹息，那些等在路口的声音……依然在等一个愿意出发的人。于是，这个节日最真实的庆祝方式，不是坐下来接受祝福，而是背起行囊，继续走向下一个新闻现场。

他们穿过大街小巷，渗进城市的缝隙，如一束不肯熄灭的光，照进那些被忽略的角落。没有人要求他们必须抵达，他们仍执意走向远方。远方不是诗，远方是泥泞的路、紧闭的门、沉默的唇，以及终于开口时那双湿润的眼。采访本上的字迹被雨水洇开，一句“我到了”从电话那头传来。

路上有误解，有冷眼，有漫长的等待和短暂的相逢。有时走了一天，只带回一身尘土；有时伏案写了一夜，只换来一句轻描淡写的回应。他们始终在路上，因为知道总有人需要被听见，总有事值得被记录，总有光穿透不了的地方，需要有人提着灯走过去。

这是一个没有假期的节日。没有鲜花铺路，没有掌声开道，只有风从耳边掠过，只有路在脚下延展。可正是这样一个节日，让人看见了记者这个职业最朴素的模样。那模样不是掌声里的名字，不是镜头前的面孔，而是一步一步为寻求真相而走下去的坚持。

永远在路上，不只是一份职业的担当，更是一种信念的选择。选择与风尘同行，与灯火同频，与真相同在。这条路没有终点，却处处是风景；这个节日不谈假期，只谈出发。只要还有人愿意出发，记者节就永远不会结束。它不在日历上，而在每一个仍然相信文字有力量、追问有价值的人心里。

微小说

青碑

王景慧

话说本世纪初，东北城镇化热潮方兴未艾，楼市红火，大家竞相置房，在致富路上快速奔跑，阮效贤却将目光锁定一片荒芜的烈士陵园。

阮效贤从事园林工程工作，长年蹲在工地上，汗水融入他每一分积蓄中。深知挣钱不易的他，对自己节俭得几近苛刻，那件旧羽绒服穿了十几年，袖口磨破，缝补好了接着穿。

城坊烈士陵园中，野草乱长，风雨如刀，将革命烈士墓碑上的英名侵蚀得模糊不清。304名烈士长眠于此，其中1/3连名字都没留下，而有名有姓的烈士，平均年龄20岁。

当年，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这里是战地医院，可药品短缺、条件简陋，一些伤势较重的军人牺牲在这里。为给烈士收殓，附近的老百姓，有的拆下自家的门板，有的捐出自己的嫁妆……

面对残碑，阮效贤泪水涟涟，暗暗发誓：一定要将这里修缮一新，让后人有一处庄重的瞻仰场所。

重修烈士陵园的想法，一旦在心中扎根，就再也无法泯灭。深夜，阮效贤打开自家财务账本，上面的余额在慢慢变少。一边是自家安稳的生活，一边是烈士安息的远方，他寻思良久，最终压下舒服度日的想法，承担别人不理解的责任。

妻子最先道出顾虑：“别人都在忙着置办家业，我们有多大能力行多大善举，为啥非要散尽家财，让一家人吃苦？”

阮效贤说：“这些年轻人为国赴死，我若视而不见，心里会过不去。”

看着丈夫熬红的双眼，妻子轻轻叹了口气，她悄然将家中开支一压再压，成为丈夫无声的依靠。

听说父亲要卖掉自己的婚房，填补修建烈士陵园资金缺口，阮小贤满心委屈。他质问：“别人的父亲都在给孩子铺路，凭啥要我放弃婚房，去成全那些素不相识的逝者？”

这番话一出口，家中气氛沉闷得厉害。

直到一天傍晚，阮效贤将儿子拉进城坊烈士陵园，将往事一一道来。当年，为冲破国民党重兵布防，解放军前赴后继，异常英勇……

“其中许多人还没你大，年纪轻轻就牺牲了。”讲完这些，阮效贤盯着儿子问，“许多烈士舍生取义时，连名字都没留下，难道我们还不舍得一套婚房吗？”

听了父亲的话，阮小贤沉默了，心中的不甘慢慢变成了感动。他向父亲请求，要将在建工学院学到的专业知识融入青碑之中，他要参加陵园的整体布局、碑体设计。

从那天起，阮家两代人共同承担起修陵重任。有段时间，阮效贤整天守在工地，变成了一个泥水人，寒冬北风凛冽，他用冰水毛巾擦拭老旧石碑，指尖裂口渗血都不曾停下，硬是用三个月时间，整理出烈士名录、规划完陵园布局。阮效贤又自费到全国多个地方，一边考察红色场馆，一边购回了2000多吨优质花岗岩。阮小贤则一次次修改图纸、计算结构，把课堂所学应用于修陵实践。

身边熟人纷纷规劝：“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掏空家底做公益，究竟图个啥？”

阮效贤微微一笑：“钱没了可以再赚，可良心不能留白。”

历经辛勤耕耘，荒园焕然一新。如今，进入苍松翠柏掩映中的烈士陵园，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花岗石地面、大型群雕、成行青碑、耸立的烈士塔……这里成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次年清明节，清风吹过青松，红旗猎猎舒展。阮效贤站在成片青碑前，身旁是相伴隐忍的妻子，身后是褪去青涩的儿子。一家人共同迎接游人缓步进入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阮效贤一家人，以小家之退让，铸青碑以长存。